

第一章

逐街者

〈N 街筆記〉

我在這條街上走了七年。

街其實有一個名字，名為 N。N 街北接 D 橋，這座橋是通往市區唯一的途徑，往南則分歧為兩個不同的南地：坐擁巨獸、水鳥與夜行蟲的動物園；另一個南方，是讀書時還荒星蔓草、昆蟲與野草的腥氣如今已被茶香人聲洗滌過的貓空山區；以及據說情侶造訪必將分離的，瓦敗草長指南宮。

步行 N 街，便知道這條街有麼氣窄，窄得幾乎容不下兩車並行。更何況白天街上總是人多，熙來攘往，全是湧出校門覓食的學生和教授。有幾家吃食是經常受眾人青睞的，每一家都主打便宜且份量十足：大馬南洋風味快餐、便宜大盤臺式炒飯、紅燒豆腐鴨血加麵免錢。早餐店雞蛋油花滋滋脆響，過午仍汲汲翻著蛋餅。滇南風味過橋米線，鍋湯菜一套僅需百元，師生雜坐併桌吸著熱湯鮮粉，汗滴親密摩沾彼此肘肩。臺味混川辣的四川熱炒，回鍋肉片厚實油量，豆干嫩腴，連洋蔥青椒也金燦燦地耀眼，

吃一條街，約莫就這幾處好去。那時校門旁還有吸菸區，小小一塊紅磚地，擠滿了白霧氤氳，每張臉藏身煙霧之後，即使白晝，也只窺見數十點赤紅星火，吐息之間，閃爍都像流星。

不論白天黑夜，抽菸的人，也僅僅是錯身流過那麼孤寂。

修鞋店，租書店，書局，手搖飲料，連鎖咖啡，水果店，便利商店，日用雜貨，大型超市，藥妝店，郵局……這些店裡人早就知曉，這條街上的人要吃飯，喜新鮮，偶爾生病，生性游離。他們在街上住過長長一段時間，像倦怠的算命師，重複看著一座城滿了又空，空了又滿。找錢遞貨時從不隨便露出笑顏，好像一笑間便洩漏天機。

念書那幾年，從頭到尾把街走了一遍又一遍。沒什麼錢，沒有打工，也沒有來往的朋友，找不到理由不回去那並不想回的家。沿著風雨走廊（我總把這條長廊想得太雅，自以為是《論語》裡頭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

詠而歸。」的「風雪」，實在太過），拖拖拉拉地駝著背脊、揹著厚厚的文學史或聲韻學走上山腰，先經過傳播學院，再抵達有一株老鳳凰樹的文學院，若要上通識課則得再往山上爬行，去外語學院或國際中心，聽教授念足三個小時的英文詩。下課時往往趕不上校內接駁公車，便逆著來時的順序慢慢走下山，坡度偏陡，得挺直了背、伸直了腰，一來一回，像從猿猴變成人類。

後來要讀碩士班了。同樣的校園，同樣的山坡和鳳凰樹。好不容易地（經過同父親激烈的爭取——及爭吵），我搬進研究生宿舍。住宿的兩年間，夜間十點或十一點，在宿舍雙人房坐得難熬，房間的一半是另一個陌生的房客，我受不了兩人間無形界線分秒拉鋸的壓迫，便把自己套進T恤、拖鞋，走出校門、去校園外圍的人行道，繞著一隻隻涼椅上來來回回地走。我剛學會抽菸，談著沒有指望的戀愛，一次，兩次，十次，我撥著無回應的號碼，送出我不求聲音的心。每一次，最終還是狗群兇惡的吠聲讓我廢了念頭（是的，N大校園裡常有一群惡犬出沒，伺機攻擊落單夜歸的女孩，我手無寸鐵，實在怕了牠們，一聽見狗吠就心慌），怏怏地過對街去便利商店買一包菸。年輕時總抽紅偉特，尼古丁濃，焦油香，價錢便宜。點起菸，回身往宿舍走，聽人家說宿舍河裡有水蛇，我便拖著腳步往河堤走去，一邊走一邊抽菸，一吸一吐，夜中散步的情侶和跑者用詫異的眼神盯我，我只是盯著水中游動的黑霧，細長飄忽，幾近無形，因為形狀曖昧，那既像是蛇身，也像我自己的倒影。

也聽說河邊草長處，常有螢火蟲飛舞，但我從未見過一絲半縷的綠色幽光。也許都被一根根的香菸吃掉了。

二十五歲之前，我放任自己過著夜行蟲似的日子。碩三學期初，因為無法再忍受與他人共用一室的宿舍生活，我逃亡也似離開了女生宿舍，半個白天便找到專租學生的廉價雅房。房東是個毫不掩飾其倦怠臉色的瘦男人，我站在幾乎伸手便能觸鍵新光橋下河堤草場的陽台前，迅速瀏覽過整層租客共用的洗衣機、冰箱、浴室和曬衣架。縱使缺陷處處，我貪圖一個月三千五百元的房租而立即簽了約，隔天，我和一個大學時的朋友，他開車，載著我和幾袋黑色塑膠袋（袋子裡是衣褲棉被床單一類布製品）、一只臉盆（裡面還擱著肥皂和牙刷）、一臺桌上型電腦和主機，住進這間僅僅四坪大的木板房。

公寓緊鄰新光橋，橋腳下的生活大致仍舊一樣，沒幾個錢，沒多少朋友，沒有固定交談的對象。我在這間儉薄的房裡，養出更熟稔的夜行本能。寫論文的一整年，由薄薄的木板牆和單人床、一個塞滿現代文學書籍與論文影印紙的組合式書櫃、一臺五間房客共用的雙門舊冰箱，一日一日建砌堆疊起來，最後建成一座破敗的城堡，沒有實體，只是輪廓，常有細小的蟑螂匍匐牆縫，像迷茫於虛無的流民。晝伏夜出的作息更加植入身體，像一只巨大的時鐘，規制我日落而作，日出

而息。

日日晏起，我常去新光路上一家賣麵疙瘩的小吃店。店名「京華」，店內總飄逸各種揮之不散的煙雲滷香。這家店的好處是晚晚開門，早早休息，對於熬夜寫論文的研究生來說，下午一、兩點鐘，叫一盤炸餛飩、一晚攔著小白菜的麻醬麵疙瘩，再配一塊嫩得連筷子也挾不上的滷豆腐，麻醬濃稠芬芳，麵疙瘩彈牙、小白菜鮮脆、滷豆腐軟嫩如雲霧，合算起來不過百元，對於得事事攢節的我來說，已是繁華一飯。

滷豆腐麵疙瘩炸餛飩常在晚上七點提前或準時賣完，沒得吃也沒大礙，新光路土地公廟前，鴨血臭豆腐攤半夜才開張。政大烤場的炸烤雞排，肉質柔嫩奇香，調味濃郁，吃畢往往引發更強烈的食慾。沒有招牌、被學生稱作「廢墟」的熱炒攤，炒麵炒飯都加進大量沙茶，一盤炒飯有油亮的肉絲，有翠綠的空心菜，米粒被醬油染得焦黃，很容易飽腹。

有種蟬，總在黑暗裡褪殼。夜晚讓我脫離白日頹廢的人形，十幾本書從桌上攤到床上，每一本都被密密麻麻貼滿彩色標籤、劃上粗細不一的重點。我像一隻頑固的大螞蟥，每天非要搬兩、三千字回巢才甘心。到天光初亮，光線刺進整夜沒睡的眼眶，喚醒整夜沒進食的胃囊。樓下的早餐店清晨五點半開張，我總去點一份起司蛋餅加兩塊薯餅，再去對面馬路轉角的 7-11 抱回三、四盒麥香紅茶。蛋餅三十元，薯餅三十元，麥香紅茶一盒十元，加起來恰恰不超過一百元，這種世俗瑣事，總是讓我非常快樂。

畢業後我搬離了街，一臺自家車，三包衣物加一架筆電，囊括了我在街上七年全部的生活。

而街，就這樣一段一段地，走過便散佚了。

早晨十時，二十四分，眼光向窗外一探，就知這世界再次辜負了自己。雨未停，無止無休像宿命，使手腳冰涼、搖顫顫似花肉凍，棉被衣褥永恆地泛著一層水光。街上揚起色色面面的傘篷，走在騎樓下，從傘與牆的空隙節節閃避。撐傘人是盲目的，把冰冷的水珠嘲弄似地空投在無傘可歸者額上膀上，這雨下得像復仇，挑釁人習以為常的、平坦面光的生存之道，誰若想突圍而出，一隻看不見的手就拽著那人頭髮往後拉，教你腳步踉蹌，一身狼狽。

雨水淫淫間出門，越走腳底越冰涼，再走十幾步，那涼感漸漸增生了重量，掖著幾分濕氣，從腳心透進胸口。一察看發現鞋已破底，膠底和鞋身接合的縫線被雨水泡爛，沉默地斷開一道裂口，像一抹粗俗的笑意往周邊擴散。

鞋破了，人開始學跳躍。腳步放輕放慢，閃避水窪凹坑，腳不著地像飄浮，眼光搜尋兩旁巷弄可有鞋店，幾片快分家的皮革還能支持嗎？鑽入無雨的室內，終於能定下神觀看鞋的狀況。奇怪的是，明明是穿慣了的舊皮鞋，一旦破了，就像分別睜開一隻眼，各自覷著眼睛對望，竟油然有了窺視的姿態：號稱手工縫紉的繩身節節斷裂，曝開的綻口變作空，手指探進去又觸到實，那露白的幾吋尤其披露隱私，絲絲涼氣從破洞逼入，是一個不再完整的中性的提醒。

鞋一破，特別怕旁人低頭，明明只是六七公分的裸露，被陌生的視線戳中，感覺像一絲不掛走大街——而鞋到底是怎麼穿壞的呢？我從當初買鞋的情況追想：八月初的高雄，炎炎溽暑，腳下蹬的假皮短靴被柏油馬路燙開兩道口子，宛若扒了皮的餃子，滾出兩團白皙肉餡。腳板浸入地面蒸騰的熱氣，幾顆碎礫扎入嫩肉，教人心焚跳腳。怎麼辦？

裹著兩片殘破的人工皮相，一路提著心口，步步咬著膽魄，拐進最近的商場，頭頂招牌三個大字：新崛江。週六正午，街市仿若空城，隨便挑一條路走了一圈到底，轉回來又走一圈，即使周身狼狽，還是記得不要買得太貴，兩邊店面框架中偶爾探出一張窺覷的臉孔：一個女生流著熱汗跣著破鞋，疾步奔走於空蕩蕩的街面，豈不是中了暑魔？

幾度猶豫，我折回位在街身一半的一家鞋店，前額擠滿皺紋的老闆眼看我來，露出一絲叛家少女迷途知返的欣慰。我揀起店門口一雙手縫咖啡色小羊皮紳士鞋，掏出七張百元紙鈔，付帳穿鞋。

再牢固的鞋終會破損，再美豔的愛必將衰疲。彼時我踏著新鞋沿原路返回，黏膩的海風裹住汗濕的皮膚，每走一步，都似掙破薄膜般重新蛻生。兩條街外的香蕉

碼頭已標註好黃昏的霓虹，豔光與海鷗閃爍，那裏有我熱衷的愛人、新識的朋友。我去撐好一個笑和勞動的角色，我應該撐這樣的一台戲很多年了，但怎麼也不靠譜。

後來再去到香蕉碼頭已隔了一年，我搭著計程車窗看湧動的人群，他們都穿著完好的鞋，心無罣礙地走路。我忍著暈車的反胃感和中暑頭疼，應付逼人的暑氣和交談，儘量不去想我們此時此刻此地究竟生產了甚麼意義？

再過一年，輪迴又臨，眼前鞋已破、夏已遠，美好時光皆淡逝。日常裏，初心都是惡意，生活不過狼狽，那恍若赤裸的錯覺，是我們習以為常了給貧窮以輕蔑、給弱者以耽視，對於正常與崩潰之間那不可視蛛絲般細線的隱隱不安，恐懼自己已瀕臨危崖卻無知無覺，下一步就墜落深淵。

深淵即生活，即黑暗即宿命，即是已知和未知。無聲而卑微的失眠時分，稜稜肉身環抱時你感受他人的疼痛和柔軟，傷口潰爛的血根已鑽透表皮、深深扎進那內容的深處，每一句早該說出口的話語，每一次無視無見的片刻，每一回微弱的背叛、細小的惡意緊緊挾持兩脅，教人雙腋津濕，夜半起夢魘。

夢醒來，忽覺腳下一空，低頭恰恰看見一隻鞋脫離了腳尖，落入黑夜更黑處。

夏天拖沓了幾圈，秋天還是來了。氣溫與葉木併肩搖落，人則開始撐得住多幾層絲線作的皮膚；針織、棉襪、被褥一件件從櫃屨內躍身而出，把自己用一些鬆軟包裹起來，每天朝同樣的方向投遞而去。

十月間，秋老虎猶作著威福，進入十一月，天地陡變色，走在街上，人和光影的顏色都被減去幾成，氣味成了粉墨登台的角兒，各種氣息攪拌纏繞，變成空氣裡香香的漩渦——羶熱者該是羊肉，醉濃處該有薑母；大骨醇熟，水粥樸實，肥腸肉燥極其性感。黃昏市場裡每攤堆起一落落鮮果陣，甜柿柑橘鮮棗雪梨蜜蘋果火龍果，攏作一小山丘，山腰甜霧繚繞，迷得過路犬留連嗅聞。滑開手機，臉書上各方饕餮紛紛炫技。匆匆滑過幾頁，滿眼牡蠣透抽梭子蟹，不時更有當令鮮魚——鮭魚微炙，鱸魚燉湯，秋刀香烤，一尾尾水晶肌理珠玉骨，實在很過分。

但喫什麼從來不是最重要的事，更重要的，是誰和你一起共桌而食。

兩年前的秋天，V 攜我去喫這輩子第一爐薑母鴨，那鴨肉鹹香、湯頭菲菲，湯水油脂彷彿還沾在唇上，一舐即醉。席間拍下的照片中，我撈著肉丸子凍豆腐，V 埋首吸食一筷子羊油麵線，幾縷捲髮和著熱汗垂下，眉眼被熱氣蒸得蓬鬆欲飛。那時我們都還稱得上年輕，腸胃堪比鋼鐵機體，石頭木頭扔進去都能絞碎的延展性。那是精神上的強度，源於年少無知的自恃與勇敢，唯有我負人的篤定。

後來，比意料中更快，像往對面斷崖奮力一躍卻踩了空，直直落進現實的深谷。識人更多，卻更與世孤絕，太多愛恨嗔苦只能一仰脖子嚥落，嚥不下便要吐。我們的胃猶如一滿杯血腥瑪麗，殷紅的胃液為滿腹酸楚調味，潰爛傷處欲醉又欲死，從此患上不可癒的病。而分寸最難——要向某個人表示好感，最簡單莫過於一起喫一頓好的，越是熱鑊沸騰，越顯出吾心一片赤誠如火。胃弱之人最忌油膩生冷，熱炒混著啤酒，多夾幾筷子五更腸旺炸龍珠，當晚立刻腹脹如鼓，地表下無數啞雷整夜爆破，此身即戰場。

脹氣就算了，更怕發胖，人過了三十歲，新陳代謝彷彿一碗熬不透的湯。綠茶錠、藤黃果、薑黃粒、益生菌、甲殼素……瓶瓶罐罐供在飯桌中央，閃閃發光彷彿仙丹，每天勤服至少三回，一邊吞服內心同時自我催眠——這瓶超級貴一定要有效——我從沒信過任何宗教，竟也虔誠規律近乎教徒，祈求肉身裡一點安寧，又荒謬，又謙卑。

秋天是口腹的盛世，本該搭肩痛飲、放懷暢食，否則，這短暫的鍍金季節就像浪費了。偏偏我認識的青年們卻少有腸胃健壯者，儘管其中有人外貌正盛，有人聲

名遠走海外，胃裡還是虛寒得驚人。我們這世代，或多或少都已經積攢了一些生存的資本，練習喜怒不露，嫻熟應酬盤算，臉皮越砌越厚，腸胃越絞越緊，夜深人靜，新仇舊怨壓迫前額葉，那些小如蟻觸的背叛，深似斧剝的傷害，心裡一苦，胃腸禁不住一陣扭絞，吞下腹的皆酵作胃酸，一囁一囁逆流襲胸而上，一種存在主義式的火燒心。

時光為帶，此身為履，日復一日，我們蒙頭駝背地盲目亂走，怎麼都無法見證彼岸花開。天界之外是無數個活躍小地獄，每人分據一座刀山頭，圍著油鍋當火鍋涮。也就真的跑去喫鍋，一個人清清靜靜點一份經濟迷你鍋，或三五人共抬一座麻辣天椒鍋。我輩孤雛，被劈的被劈，受氣的受氣，負債的叛家的欠錢不還的，太多理由教人心酸，但不管多冷的胃寒，被滾湯辣油一澆也就麻掉了、化開了。

人生最美，不過是作一名興頭上的食客，飽暖動真情，該慶幸此境界對我們而言其實很輕易便能參悟，至於胃潰瘍的慢性胃炎的腸躁症的，來日大難，口燥唇乾，我們的人生走到這裡，自此，往前往後，都是造化，至少此刻，青年們心底喜歡、腹底飽暖，彼此一時相安。

我問過自己：如果世上有神，我對祂來說重要嗎？

讀小學時，父母加入了一個來路不明的組織，名叫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」。名為研究，實際上則集宗教、政治、直銷於一身。

領導組織的「老師」，自稱李白、李後主與蘇東坡等幾世文豪投胎入身，對自己的詩才格外自信，寫了好幾本舊體詩，自譜曲調，囑咐信徒如父親之類日日吟哦誦唱，據稱能累積善緣。「老師」的這項教誨對我造成非常可怖的影響。至今，只要想起李白的〈將進酒〉，我眼前總是浮現父親在客廳裡，兩頰汗光閃爍，扯開嗓門高唱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——」的情景。

李白若有知，必定崩潰矣。

中學時，父親會趁我在家時冷不防地掀開房門，亮出一冊印有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叢刊」字樣的本子，隨即照本細數我的貪婪，懶惰，肥胖，暴烈，固執和驕傲，我的性格、說話的表情、用詞方式、五官和身材，被父親一層層剝除得如無毛豬肉般赤裸見血。父親訓話時，因為激動，唾沫星子不時從嘴角噴出，滴落在他四季如一的破汗衫上。我低著頭，不時抬眼窺看牆上的時鐘——十五分鐘，半小時，一個鐘頭——最末，父親總是要我認罪並承諾悔改，這戲才暫時罷休。

事隔十六年後的現在，我想，父親和我早已各自明白，與我懶散貪逸天性戰鬥掙搏的那些時間，無疑是徹底白費了。

國一學期結束後，我轉學到一間私立國中，不久就被幾乎全校同學視為異類，不僅被同班的少男少女排擠，其他班的學生也習慣在我下課經過走廊去廁所，或穿過校園去操場上體育課時，從樓上探出身醜女醜女地大叫，或擦肩而過時故意從側面推我一把，被我重心不穩撞到的某個男生便會誇張擠弄出一臉嫌惡。

我知道自己看起來多惹人討厭。我身材肥胖，毫無青春少女的曲線。一頭自然鬚粗硬如馬鬃。眉低壓眼。整個青春期，我非常害怕和任何人說話。青少年的殘忍與動物無異。班上受歡迎的少男少女主動貼近，通常是目的性的暫時權宜。英文考卷和數學習題解決後，若我太依賴這份友善，向對方多透露兩句心底壓藏的話語，那些話隔天必會傳遍全班，成為莫大笑柄。

我直覺地明白，哭了就是認輸。在那所國中待了整整兩年，我沒有在任何人面前掉過一滴眼淚。所有的惡苦憋在腹內，回家躲在被窩裡，忍著喉嚨恨泣。

母親總說：「不要理他們，妳愈生氣，他們愈開心。」但我不是生氣，我只是絕望。我也試著努力過。為了能從外表上改善一點印象，我極渴望能擁有一件那種當時極受歡迎的訂做的制服褲。原本的制服質料極易起皺，版型是容易顯胖的A字褲，訂做的制服質料筆挺，腰身柔滑服貼，褲管微微外放成小喇叭狀，一件僅五百元。我向母親提了，母親顯得很為難，一再推搪：「妳爸不會答應的。」我央求母親好幾個星期，她才勉強點頭。

後來我才明白，在這個家裡，母親是這樣的一個角色，連做一條讓女兒可能好受些的便宜褲子的權力都沒有。於是，她把我想訂做制服褲的事告訴了父親。母親洩密的當晚，父親一手捧著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叢刊」的冊子，一手握著棍子，邊揍我邊吼叫：「貪慕虛榮，就是被動物靈附身！我是要幫妳把動物靈趕跑！」

從此，我明白了誠實招來的後果險峻，也知道了任何人都不能夠輕信，包括自己的母親。所以，我開始事事編謊。從回家時間、考試分數、出門去圖書館（其實是去學校和同學邊念書邊扯淡）。在父親眼中，我大概完全是罪無可赦了。

想起來，我根本不知道父母是怎麼加入這個可疑至極的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」的？他們不僅不曾告訴我和我弟一聲就擅自跳進這渾水，更強拖著我和我弟一起，無視我們的掙扎，蠻橫地將髒水潑灑到我們身上，腐蝕出一個個永無可能癒復的膿瘡。

讀研究所時，為了不被父親找到，我搬離了學校宿舍，住進一間木板隔間的四坪斗室，月租僅四千元。我挾著兩個四格書櫃、一只洗臉盆、一臺桌上型電腦、兩袋便宜衣服，開始了二十四年以來第一次靠自己掙錢的日子。

當時，有一位老師對於我的境況非常同情，她遊說系上其他老師分我一個助理職缺，加上我自己應徵來的校內採訪和文案等兼職，學費和房租還能勉強應付。生活非常拮据，但還能抽廉價香菸，去十元商店買便宜化妝品，節省可用上一年。

後來，那位老師更拉著我去校內的諮商中心，碩三那一年，我每週一次去諮商中心，和年輕的諮商師漫無目的地聊一小時天。但當老師邀我去她所信仰的基督教會，向她所信愛的主耶穌傾訴痛苦和眼淚時，我拒絕了她。

我想，我確實傷害了老師的期待，她必定期盼我的孤獨悲忿有所託依，對她而言，最好的託付就是她虔信的神。但在離開父親家之前，我曾經告誡自己無數次：這輩子無論如何不接近任何宗教。對於任何宣揚某種不分差異、普世皆渡的言論充滿焦慮和詰疑。這是我的心，我無法背棄它。

變老的好處之一，就是能掌握某些無害的投機心法。日常不如意時，我學會像其他人一樣視情況擇神而祈。我造訪民間供奉的各家廟神。鹿港天后宮中媽祖慈悲端坐，面容黝黑，低眉含笑。中和四面佛廟裡的佛身遍體金燦，十六手腳優雅修長，四張臉回應著人間各種苦欲。武昌街城隍廟內好高好大一尊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雪白衣裙，楊柳無語；二樓是南無阿彌陀佛的金殿，殿中香霧繚繞，赤足入殿方顯虔敬。

慈眉低目的金剛，銀冉及地的福德神，凸瞳咧牙的虎爺，手挽紅線的月老……我挨次地指認祂們，合掌捻香，自報家門，無聲地許願。同樣儀式在每一張無語的巨臉面前重複地織繹，香灰不時落上手背，燙，一縮手，灰燼落進氤氳爐中而消弭。那些未能成形的語言，輕飄飄地越過眾人的闔眼吐息，歸於大塊寂靜。

我漸漸認得了神，但我不知道，神是不是也認得我？

V 幾乎帶我闖遍了我們住過的地方周圍所有大小宮廟。我的八字很輕，V 的則很重。對於鬼或神，他不像我那樣戰戰兢兢地研究參拜路線，神經質地努力同時點燃整束線香，在每一座香爐前重複報告一遍出生日姓名戶籍等等。每去一間廟，見一尊神，他卻像打算向一個新朋友搏交情一樣，挾著鄰里間攀聊的姿態與神打商量。

我甚至敬佩起 V 的玩世不恭。我們背負的傷疤各自不同，但我羨慕他能不避諱地展現出天真和狡黠，那是花過心思、在自己身上努力養育出某種優雅的那一類人，才能擁有的肆無忌憚。而這份能力在我身上，早早地被父親橫生剝除，日後我所努力建造的，不過是免於再次受傷的鐵堡壘。

搬進和 V 同住的第三間套房時，我們滿懷新鮮地在台北最熟爛甜膩的 C 區鑽探。一片燈花酒濃中，有一間非常狹窄、門口寬度僅容普通人側身勉強擠入的二手衣店，店裡供著一尊身量嬌小的四面佛，佛身光亮無垢，四張面孔前分別是簡單的花束與爐座。

住在 C 區的一年裡，我向佛許過四、五次願。但這家店的佛和人似乎不太勤懇。營業時間到了，鐵門時常還緊閉著。徐娘半老的老闆娘，眼影和髮型都像七〇年代的龐德女郎。V 一踏出店門就說，這老闆娘年輕時應該是個美人，也許在風月場裏辛苦了大半輩子，退休後用年輕時掙下的錢，在當年做生意的附近開了間自己的店。

我在這位至今仍妝容濃豔的退休舞小姐的店裡，買過一件非常復古的黑面高腰窄腳褲，把自己捲在薄如面紙的換衣簾後頭，將二十五吋的褲腰扣在肚臍上。

那尊四面佛曾靈驗過一回。那一年我們過得並不順遂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幾乎無法順利說明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，但總之什麼都不對勁。只能說有可能是當時我們住的那間套房的體質不良，套房的對外窗緊貼隔壁大樓，風透不進，西曬嚴重，衣物只能勉強晾掛在浴室外半坪左右的零碎空間，終月陰溼不乾。電梯的燈光總是閃滅不定，有次我半夜出門去便利商店買菸，一進電梯，竟然停電了。從此我便對這間房子充滿疑懼，覺得它像是打著算盤的陰險小人，某天將趁我和 V 不注意時，一口吞吃掉我們。

某天一早，我醒來，看到 V 睡著的臉。他眉頭緊擰，看起來非常痛苦。和我一起生活真的這麼不快樂嗎？我出了門，走到那間供奉四面佛的店前，在各種舊物雜陳之間，我祈求：無論他要什麼，請讓他順心如意吧。

不久，V 的努力傳來佳訊，周遭一片恭喜聲中，我喜孜孜地拎著養樂多和新鮮蘋果尋佛還願。該做的禮數都做了，但我還不知道，佛僅僅允許我成功一回。下一次，下下一次，遇到不順時，我一趟趟地尋向美豔老闆娘那裡向佛祈願，但佛此後沒再理睬過我。

廟殿之中，眾人皆低首垂頸，持香默念，集體凝念的沉默彷彿巨聲震耳。我迷戀這種寧靜中的騷動，極力抑慾下透露的俗塵妄念，凡與仙，動與靜，活人與塑

象，我們因儀式而暫時獲得平靜，像哀泣的孩子得到一把糖，而有了苟且的快樂。然而，若不是這麼簡單地便能滿足，我們該如何在這窮險世界中，為自己牢牢握住緩一口氣的餘裕？

對我來說，向神祈願是一條單線道，信眾僅被允許在道路末端竊竊觀望耳語。此路只容神意通行，等待神願發慈悲，施福予你。這是一場單方面的交易，成交與否，全取決於那隻握持神力的巨掌。我們只能期待自己渺小的心願在茫茫念海中被撈取，否則只能繼續等著也許某天運氣好轉。

我知道，其實自己並不真的信任神，正因為如此，我改信這場交易。交易不盡平等，但有其機運。與其在神座前俯伏貼耳，我習慣直接而有禮地遞出條件，以還願消解心事，以鮮花替換善果。這是一扇方便之門，供人從門縫窺探現世的幸福的可能。我們只求當下，無病無災，衣食無憂，子孝妻馴。像我和 V 這樣幾乎習慣了無家無天的城市邊緣分子，依然擺脫不了生活中的種種不滿足，對生命的詰疑。對於這世界針對你無端拋襲的惡意，我們僅剩孩童般的軟弱。咬著嘴唇憋著委屈，但我們已經不是可以回家奔向母親懷抱，哭訴被欺負的總總苦楚的年紀。我們必須撐持起自己的人生，不管這樣的人生多麼蒼白，短暫，一無可取。

我們最終能寄託的，唯有那眼若瞳鈴，耳若蒲扇，手持淨瓶蓮花或法珠法輪的神明們。每一次拜見，都是初識。你與神的相遇比起其他任何關係都來得乾淨而親密，當你身在神殿，你便僅擁有一個名字，而那就只是純粹的代號，像一只別針，由你遞交給你親自挑選的神祇，其中並不包含你屢屢犯下的錯誤，你辜負過的期望，你背叛過的朋友，你所逃避的責任和你曾製造的苦難。會批判你的非神而是人。神的存在是中立的，是透明的，是此刻踐現的。

神是因為你而存在的。如此而已。

神啊，我就在這裡，祢聽見了嗎？

（2017 年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）